

求恕齋日記

劉承幹著

日記
手札

2

珍稀

日記手札

文獻叢刊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劉承幹著

求恕齋日記

第一册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第二冊目錄

辛亥日記(一九二一年)

五月

二六三

十一月

六月

二九五

十二月

七月

三三三

四九

八月

三六一

壬子日記(一九二二年)

正月

九月

三八九

二月

十月

四一九

三月

十一月

四四三

四月

十二月

四六三

二三七

十一月初百姓午前聞報午後與內人徐姬至陳蓮舫寓所開方與談良久乃歸。已老
寢遇翠華伯夜間晤雲竟未至。至金點處談良久內人至錢氏夜不返徐姬至大舞臺
觀戲。由半歸而後至金點處宿是夜三數小雨。

初有微雨午前聞報午後聞泰西移史攬要沈譜琴來為家女義政房產第本將找他
取去洋三百元晚至號與僕本生父親談知席氏於今日午後又來胡鬧祇有送到公堂
判斷命予至翠華伯處與之商酌並託其至關烟之處與之接洽並在彼處夜膳與
沁園母舅寒談而歸夜間與本生父親談商酌席氏之事至十二句鐘而歸

初三雨上午聞報下午至岳母處一轉歸未靜坐閱二臣傳晚至怡房一轉夜間作一函與
鶴鵠叔頭眩欲嘔即睡

初四陰冬至節辰時午刻僕弟啓夫來談三句鐘時三人同至張園觀光復會至

則改期十一十二三日人亦不多甚為掃興徘徊良久同至愚園看長人短人大指老虎等
健弟陽方以打游遣興天晚而出正夕於雅集品茗片刻而寓金桂班茶香山明桂
從叔來見潛大邀至淮中夜膳歸興父款長談至二句鐘為商酌公借票事也先
是枕省公借票印取搜適得人向都督府保舉費_{力保}綱為統領都督府未諱其
人未經允許後經第臣及上海浮上滿君向都督府重_{力保}諾人願面允之即行設宴幕
招請日未經動筆而第臣聚之猶極言予家富饒為令鎮巨擘褚_昌僧
高子白謂劉某富亦向第決不乞其貲空云：「昨日姚慕蓮來述及諸高今
已到滬欲來拜會本生父親因恐彼此堅持反致為難因囑諸高復色彼先
來婉勸現令湖省派定議招公借票款五百萬派定湖虜一百萬而湖郡諸
紳畝於一百萬中湖鎮擔任五十萬為款甚鉅何能擔負本生父親因此项

湧與梯和兩弟商酌答之吸孟蘋未力勸 本生父親嚴此攻畢竟難免不如先行認定特為得所 本生父親思其言石為無覓特召予商酌予亦謂事經難免不如先行認定為佳因議定余家共認十萬九萬公借此款歸公堂五萬 本生父執二萬另一萬五千 梯叔五千 祖叔一萬是夕 本生父親守信政 梯領賜叔囑伊偕達兩處予歸來亦作函啟 諸賜叔蓋為席氏事也

初音雨午前閱報午刻與內人徐姬已陳蓮舫處開方歸家已晚同徐姬杞兒至白頭西飯店夜飯歸後至帳房孟蘋來同至 本生母父親處談至一句鐘而歸與從叔談

初六日陰午後往費雲王仲益來為至南京施衣施食事以惠哭祭伊等外間並奉勸莫日前曾託金湛舟未探意能至危助余為慨述此次到來予助洋二

午元聞該處尚有小兒數千人苦無力者援此嬰婉為歎惜者久之母欠雲等
欲將孩兒先領致計到危色波彌夢聞全可有意思並與子商舉事已久乃
去旁晚至帳房適席氏在彼胡鬧語氣之間謂余家乾沒甚錢山濤與之辯
詰遂喚巡捕規祇在門外不能入內捕人因飭阿雍及華拉往二僕不敢動手

本生父親倚命儘拉石筋而四壁觀者以堵牆席氏謂此時人手眾多豈將擊

至保育里偕其弟

我乎既欲我到捕房儘可同去益与山濤阿雍文華同詣捕房捕頭問席氏

氏答以割審欠負伊錢向山濤山濤答以並未欠錢屢來索援乞主翁而在缺
來添撥不得不扭送到捕云々捕頭謂席氏彼既欠錢爾可向公堂起訴若再
前往添撥便是擾亂治安定將懲治些後乃准再至割審歸後謂山濤
彼既無端索訴上本控訴公堂等云並爾散場歸寓後作函若賊夜間

至白頭飯店膳歸作函與王厚齋復函金題處宿

初旨往午前聞報午刻博庵叔岳未下午鐵荪來同至 本生父貌寢因去秋沈姑母歿後蔣方素抑係姑母寄女姑母時伊曾侍疾後沈氏全家喪殯多鞅載均有贈資素抑未經沾染屢有違言今刻款未相孚柰故鐵荪考此 本生父貌謂沈氏珠翠款式將未尚有夢寐撤席等事需用而無因允以二千酬烏賦既去舟羣聚之亦否 本生父貌密因與晤談夜至白頭西飯店夜膳作函與欽賜叔

初八陰下午雨午前 本生父貌及健弟未示欽賜叔復函坐商良久而去午後立
欽在 本生父貌密談予亦往談良久其未也因前日公借款之事託伊轉圖補
高初字二萬後改為軍餉二萬公偽票十萬圭經允許後改為軍餉一萬公偽票十

計

萬仍未允得乃磋商至再旅克定議_將公備票九萬軍餉一萬財政部均允治
於_自回音盡報去後余亦歸程是甫_自二邀素談未幾金西林至 本生父款處
招余往談因為珠家角未有營兵駐禁商團試辦半月之後解散市面空
虛典事危甚現有一營計四五百名從嘉定調回本欲調回重固該鎮典已
出奉不_自如調至珠溪保設此項營勇_自歸革履管帶節制特向余意見
改名_自在營咸西林未_自謂再圖之該處紳士_自缺久治准為辦理予因情從
叔往報珠溪商會總理席廉伯_自葬一宜_自治佐董_自二君既而聞人云近來省中
倘項友倘_自异常經_自派兵到鎮其軍費湧該鎮擔任_自珠溪地方甚大等
倘_自難忍報未易而麾_自去難遂_自作囂稱饋若素談夜與 本生父款商
酌捐餉及公借款事宜此項前日 本生父款已經函致頌賜叔議得公堂

五萬伊自己二萬余一萬五千 和叔一萬 梯叔五千後稿 領鴻叔復書據述

和叔謂公堂太鉅改去一萬五千即架於

本生父款

不

梯叔謂公堂及伊名下分

文不出領鴻叔改有春秋考備四者之語囑全奪其本生父款多出以維大局

是夜見本生父親重歎 領鴻叔如書議得二卷其一公堂四萬伊自己二萬五千

余二萬 和叔一萬五千其一公堂一萬餉 伊自己四萬余三萬 和叔二萬 梯叔一萬
等云余歸來後亦作一書與 領鴻叔議得公堂一萬餉 本生父親四萬余三萬五

千 和叔二萬五千 云第念時丁亂世草軍此際丘當羅掘之際若不早為先
許勢必釀成

成

強迫手段而梯叔一則曰不出再則曰聽之並謂如有逼勒伊可起而

對付此真不知時務之言現今有絕大勢力之人或世襲爵封或簪儒累代
且有不能顧及其家者何況 梯叔並無勢力者耶 噫

初九陰午前閱報醉愚未午後~~次~~革伯來談有周君喬年者以丹青為業於蘇州人曾客游北京者六載~~以~~革伯藏之~~請~~其儕畫俄因匆促出京未經完竣今革伯需幅不無可位置一席之地~~俾~~^使從容揮寫特商於予下榻予處予以貌情難却允之旁晚出門至怡園北樓訪徐貴雲王仲~~鑑~~^{項輝}母雲赴杭~~中~~^南籠~~出見~~述及金陵~~以~~孩現已計算每人通年約湏~~養~~費洋百元此數千人湏等有十船萬~~乃~~可辦理事大難肩無此力量與余細~~商~~商余謂此事若先籌密而後舉行天氣寒甚~~少~~孩焉能禁此寒餓事在危急不可遲聞當~~與~~粵逆~~之~~變多處流落孩提有善士惄之寄人撫養余擬此刻派人先至金陵租一房~~屋~~招~~孩~~數百人房之二面派人管領衣食~~息~~心撫養一面登報貼~~鳴~~請其父母奉迎~~治~~還方約數月三內必可領~~享~~其半其經費或

由國人認定或再另行倡捐推廣辦法明年或將小孩多行擔任每人大約二十名隨其力量所及擔去分寄親戚家等云仲勉頗述其說俟至雲
返後當與磋商再來接洽遂出至梅縣辦處因前時欲賜叔所議市
政章程已經湯都督批准而自治職負在省部運動謂釐金一案歸咎於
欽賜叔及委員胡鑑交接將委員李伯欣放走省有公事到得查辦
未信此囑向社局某臣照之諭旨訊問對付之策予即將欲叔未信所
述告之社局據云此事伊巴興某臣照之接洽於後日開會時提議全以
其此徑接洽亦遂歸未不再往他審矣惟念自治會員不顧大局專持
破壞主義可勝浩歎茲當此君子道消小人道長之際亦吾志之所何也已
矣夜間鏡若未深慮愚作函寄可達卿予至金題墨給以洋壹百元

昨日囑錢某作函致程衡石並_附以洋五元因衡石現滯上海將啟回家川資告罄遂次函求接濟故此應之

初百姓午前聞報午後刻至 本生父親處談因公借票簿冊已由孟姑奶奶送到
本生父親特召余往商酌余家所認之數應否宣布予以數既允定自以宣
布為宜於是 本生父親與余酌定決計宣布是日吾得人_同在福軒_處票議即
公借 票事 本生父親前往余石赴午後康乃安未為杞兒詐脹因患溫熱兼重傷
風也聞鄒客所著革命軍此書看已多日於今日聞說已兩遍矣顧其所說
本朝諸事均非石根些必虐政自古有之非必滿人為帝而如此也即如種族
而論若金希元均是當其亡國亦未聞有指摘排斥至此者乃鄒客倡將於
前今踵於後者上二百年報称以此良可恨也夜間程呈蘭於錢某錢

樹士明從叔素淡是日達卿已自杭至約仍日未見臨睡时為王一亭事作

函致鏡蓉

士日姓午前閱報午後至岳父處遇孫詢芻即歸達卿來此次各股東為達卿
股下未經整款均欲囑予代墊勸令達卿股分雖屬附余為墊款并有
如此辦法但亦須達卿親來總余出有借據方可否則安無免白墊之理因
是函路達卿促伊到滬商酌辦法今日振聲已自南歸至此與達卿當
面磋商決定辦法囑達卿趕速返杭同幼靜弟申通盤估算將帳目
分開由各人託人帶收即將該莊撤消惟念此事雖宥以達卿為集矢之
的攢權之事在所不免乃幼靜身為經理但知飲食住處皆置之不聞伊而
掛名錢及萬元之多甚至與徐氏葛麗緋支母本係戚誼近刻葛麗緋

白用鉤攻一岸由幼靜放出已僵打死帽放麗齋於曉雲前座復幼靜專
攻達卿之短多股車又信徐氏之言亦以達卿為鬼蜮而歸咎於牛每二念
及令人憤並同內人徐恆正陳蓮舫轉方歸已晚與振聲達卿後談莊事
良久即偕彼二人至白頭飯店夜膳夜間滄粟未淡至三更鐘半而去覲
任渭長所傳侷本冊頁其中人物花卉山林多極其妙搆高年云此冊係有
上帙計一百二十張出自顧子山觀察家者也今又得哥多得之名品李銀三
千兩直聞吳郁生烟伯已還價二千元矣作函答張贊君

蔚若

是日閱報俄見昨日之省代表在金陵開選舉大會選定孫文為臨時大總統
統計得十六票富璧又黃興一票係吾族人所投無效不入選又昨日發出隆
裕皇太后懿旨其大旨係唐孫怡雷奏民軍代表伍廷芳堅稱人民志願以啟

建共和政體為目的等語先准召集國會將君主立憲共和立憲二者付之公決彼此先行罷兵以奠和平而弭大難等語蓋庚子事變電奏時聞有孙中山回國帶來飛艇二艘並軍餉千萬美國著名戰將數十員故北京聞而生畏且忍生靈塗炭曲意保全也第念北京雖屬空虛而以兵力論之尚足以為敵乃脩文所謂無非恐民生流血不忍驅而入於水火之中乃革軍興高采烈以為朝廷畏之如虎而猶醜诋怒罵不一而足此等恃強侮弱之行為令人言之豎指藉口又以文能何在惟是攝政王懦弱無能喜怒厭故改醜陋今目之褐班彌所遇可憐不足惜者歟

十二日陰上午閱報至帳房一轉與 本生父親談所述情形錄下午後浙路公司在錢江會館開會予不往安吉衣莊送未皮貨等件閱看良久未與交易溫熟錄未余適

至老寓雖與晤面未淡少坐而去作函寄鮑康侯旁晚赴游路會帳房諸友歸
述及是日提議五事甲借款問題乙欠款問題丙籌款問題丁提議總副理問題戊
問修改之法其借款項西公推王清夫君為臨時議長登臺報告其借款一項係
將滬杭蘇鐵路款與英商計銀七百萬兩作為三份每杆一杆二歸杆四百六十六萬
餘兩將三百萬兩借與中央新政府每六个月還銀一百萬兩作十六个月還清息歸中
央新政府擔任並由俟新政府組織完全後借與鐵路公司銀五百萬兩不起息並有
種權利公決號欠款項公司中董事向催無用公決源豐順慶泰以外若孫間
清鄭蘇甚等欵責成董事局催討或將其名下股款扣除源豐順股款
亦行扣除籌款項公決由
董事代借股東不與總副理事宣初擬現今湯鑾若為都督不能兼理湏責成李生
父親既而互相辨詰如本生父親不出於明年年會暨舉其未選舉以前責成董